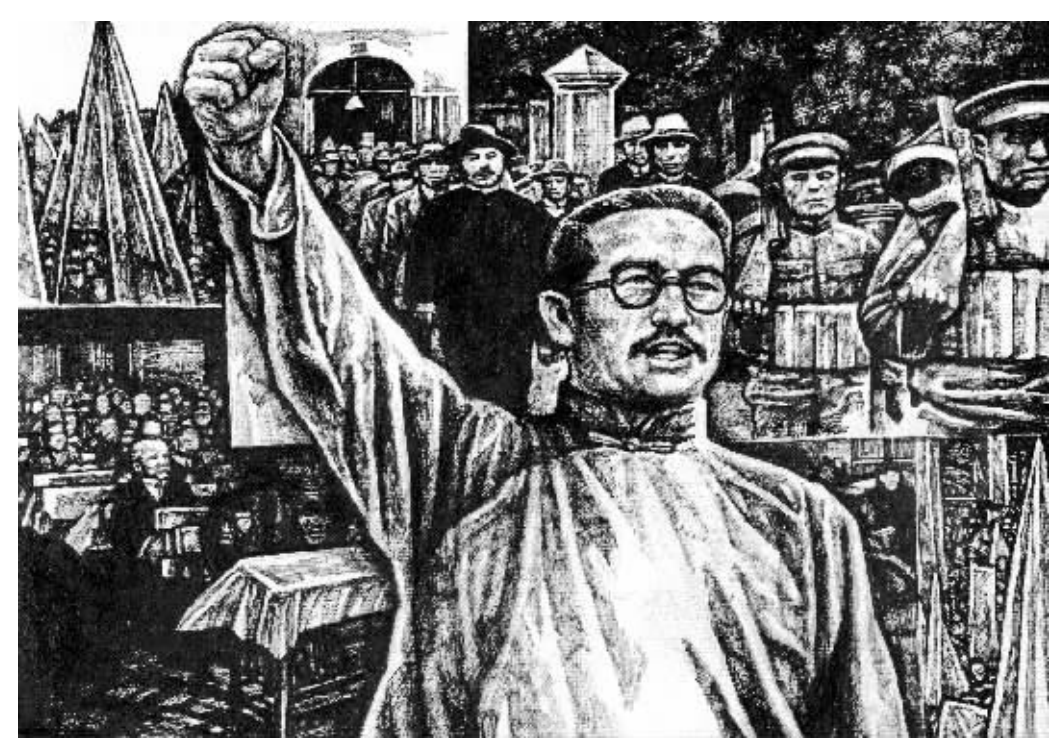


尚未远去的家国往事

纪念廖乾五烈士诞辰135周年

周成斌 文



01 觅渡 彼岸何处

自清季康乾以来，历朝以来的天灾兵燹，使得滚滚流民从湖湘闽粤一路迁徙，越过川陕交界人迹罕至的猛恶老林，顺着延绵在莽莽山峦中若隐若现的羊肠小径，寻找能够休养生息的家园。八仙地地处巴山北麓，边地苦寒，在刀耕火种之余，丁壮们为了挣得聊以糊口的微薄工资，不得不成群结队背盐，伴随着鸡鸣猿啼与晓风夜露，常年奔波在巫渡大宁河的盐道上。

02 辛亥 家国之殇

面对何去何从的迷惘和彷徨，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月，弱冠之年的乾五其实有很多选择。譬如做一介不问世事的野老遗少，归隐于林泉之下，营造空中楼阁般的精神世界，在故纸堆里皓首蹉跎；当学徒乡间的塾师，教化一方百姓子弟，在子曰诗云与之乎者也的吟诵声中儒雅斯文；或是入川陕道上经营盐业，行商发达，坐拥良田美宅，安享衣食无忧则足矣。非也，乾五才气纵横，抱负远大，蛟龙岂是池中物。

03 革命 大浪淘沙

两湖流域的武汉三镇，“师长长技以制夷”这是洋务派痛定思痛的一剂良药。晚清名臣张之洞在此兴办洋务运动，以官督商办和利用长江水运之便利，汉阳铁厂日夜不息的冶炼炉火映红了江水，制造出了铁轨、钢铁，连接着中国动脉的京汉铁路；汉阳兵工厂的“汉阳造”步枪和七点五公里汉造山炮，更是享誉四方的名品，经历了无数中国近现代战争。武汉三镇汇集了当时最大的手工业工人团体，他们为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付出了无比艰辛的劳作，用热血与生命，润滑着工场里高速运转的机器和隆隆运转的齿轮，正如当时无数有志之士的集体呼声，尊劳工之神圣，还公理于人民。

04 黄埔 风雷激荡

兵者，国之大事，死生之地，存亡之道，不可不察也。位于广州市郊的长洲岛，恐怕是近百年以来中国最有历史地位的江心小岛。上个世纪初，岛上创办了一所新式军校，培养步兵、炮、工、辐重等诸兵种军官，其释放出巨大的精神能量，“到黄埔去！”的口号，影响了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，这所军校的信仰与主义，名震遐迩，这就是黄埔军校。

05 南昌 星火燎原

赣江之滨的名城南昌，地处江西省中部偏北，赣江下游，濒临鄱阳湖，水陆交通发达，形势险要，自古就有“襟三江而带五湖”之称，因王守仁的千古名句“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”而冠盖于世。史书中的洪都因文章而闻名，军史中的南昌因起义而不朽。

06 长沙 碧血千秋

更让我唏嘘感叹的是，翻开烈士的传记年表，何等壮怀激烈！乾五几乎参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前期的诸多大事件，在中国地标性的省份与城市都留下光辉足迹。北京、广州、闽浙、海南、上海、香港，还有烈士生命的节点——湖南。青山处处埋忠骨，何必马革裹尸还。身为湖南省军委书记的乾五，不幸被捕，国民党当局威胁利诱、严刑拷打，乾五只是横眉冷对，都未能让这位信仰坚定的中共老党员开口。

07 平利 烈士故里

北京，1985年秋。年近九旬的叶剑英元帅为了却多年夙愿，亲自安排部署，召集湖北、陕西、四川等省的党史工作者，寻找廖乾五烈士的下落。

下，已从京师农业学堂毕业，在北京农事试验场工作。乾五数千里的跋涉游学，一路所见所闻，都是列强横行，民生凋敝。所以，他决心致力于农事改良，走实业救国的道路，也许会大有可为。

然而，辞家出征时，他们只是寻常百姓家的良善子弟。当干戈寥落之后，身为沙场过客的他们，只有极少数人得以卸甲归田，在铸剑为犁的安详中度过余生。更多的军中袍泽一去则杳无音讯，此生再也未能回到故乡，而是凋零于战场，化作异地原野中的一抔黄土，于他乡溘然长眠。当这些即将湮没的背影步履匆匆离开家乡，渐行渐远的时候，他们是那样年轻。

然而，辞家出征时，他们只是寻常百姓家的良善子弟。当干戈寥落之后，身为沙场过客的他们，只有极少数人得以卸甲归田，在铸剑为犁的安详中度过余生。更多的军中袍泽一去则杳无音讯，此生再也未能回到故乡，而是凋零于战场，化作异地原野中的一抔黄土，于他乡溘然长眠。当这些即将湮没的背影步履匆匆离开家乡，渐行渐远的时候，他们是那样年轻。

然而，辞家出征时，他们只是寻常百姓家的良善子弟。当干戈寥落之后，身为沙场过客的他们，只有极少数人得以卸甲归田，在铸剑为犁的安详中度过余生。更多的军中袍泽一去则杳无音讯，此生再也未能回到故乡，而是凋零于战场，化作异地原野中的一抔黄土，于他乡溘然长眠。当这些即将湮没的背影步履匆匆离开家乡，渐行渐远的时候，他们是那样年轻。

然而，辞家出征时，他们只是寻常百姓家的良善子弟。当干戈寥落之后，身为沙场过客的他们，只有极少数人得以卸甲归田，在铸剑为犁的安详中度过余生。更多的军中袍泽一去则杳无音讯，此生再也未能回到故乡，而是凋零于战场，化作异地原野中的一抔黄土，于他乡溘然长眠。当这些即将湮没的背影步履匆匆离开家乡，渐行渐远的时候，他们是那样年轻。

然而，辞家出征时，他们只是寻常百姓家的良善子弟。当干戈寥落之后，身为沙场过客的他们，只有极少数人得以卸甲归田，在铸剑为犁的安详中度过余生。更多的军中袍泽一去则杳无音讯，此生再也未能回到故乡，而是凋零于战场，化作异地原野中的一抔黄土，于他乡溘然长眠。当这些即将湮没的背影步履匆匆离开家乡，渐行渐远的时候，他们是那样年轻。

然而，辞家出征时，他们只是寻常百姓家的良善子弟。当干戈寥落之后，身为沙场过客的他们，只有极少数人得以卸甲归田，在铸剑为犁的安详中度过余生。更多的军中袍泽一去则杳无音讯，此生再也未能回到故乡，而是凋零于战场，化作异地原野中的一抔黄土，于他乡溘然长眠。当这些即将湮没的背影步履匆匆离开家乡，渐行渐远的时候，他们是那样年轻。

然而，辞家出征时，他们只是寻常百姓家的良善子弟。当干戈寥落之后，身为沙场过客的他们，只有极少数人得以卸甲归田，在铸剑为犁的安详中度过余生。更多的军中袍泽一去则杳无音讯，此生再也未能回到故乡，而是凋零于战场，化作异地原野中的一抔黄土，于他乡溘然长眠。当这些即将湮没的背影步履匆匆离开家乡，渐行渐远的时候，他们是那样年轻。

然而，辞家出征时，他们只是寻常百姓家的良善子弟。当干戈寥落之后，身为沙场过客的他们，只有极少数人得以卸甲归田，在铸剑为犁的安详中度过余生。更多的军中袍泽一去则杳无音讯，此生再也未能回到故乡，而是凋零于战场，化作异地原野中的一抔黄土，于他乡溘然长眠。当这些即将湮没的背影步履匆匆离开家乡，渐行渐远的时候，他们是那样年轻。

然而，辞家出征时，他们只是寻常百姓家的良善子弟。当干戈寥落之后，身为沙场过客的他们，只有极少数人得以卸甲归田，在铸剑为犁的安详中度过余生。更多的军中袍泽一去则杳无音讯，此生再也未能回到故乡，而是凋零于战场，化作异地原野中的一抔黄土，于他乡溘然长眠。当这些即将湮没的背影步履匆匆离开家乡，渐行渐远的时候，他们是那样年轻。

然而，辞家出征时，他们只是寻常百姓家的良善子弟。当干戈寥落之后，身为沙场过客的他们，只有极少数人得以卸甲归田，在铸剑为犁的安详中度过余生。更多的军中袍泽一去则杳无音讯，此生再也未能回到故乡，而是凋零于战场，化作异地原野中的一抔黄土，于他乡溘然长眠。当这些即将湮没的背影步履匆匆离开家乡，渐行渐远的时候，他们是那样年轻。

对于湖北前四期的黄埔生来讲，客居楚地的乾五和他们的父辈们并不陌生，甚至莫逆之交。当时黄埔军校一期的风云人物李之龙和张其雄，四期的柳野青、聂绍琴，他们的入学推荐人就是廖乾五。

然而，辞家出征时，他们只是寻常百姓家的良善子弟。当干戈寥落之后，身为沙场过客的他们，只有极少数人得以卸甲归田，在铸剑为犁的安详中度过余生。更多的军中袍泽一去则杳无音讯，此生再也未能回到故乡，而是凋零于战场，化作异地原野中的一抔黄土，于他乡溘然长眠。当这些即将湮没的背影步履匆匆离开家乡，渐行渐远的时候，他们是那样年轻。

然而，辞家出征时，他们只是寻常百姓家的良善子弟。当干戈寥落之后，身为沙场过客的他们，只有极少数人得以卸甲归田，在铸剑为犁的安详中度过余生。更多的军中袍泽一去则杳无音讯，此生再也未能回到故乡，而是凋零于战场，化作异地原野中的一抔黄土，于他乡溘然长眠。当这些即将湮没的背影步履匆匆离开家乡，渐行渐远的时候，他们是那样年轻。

然而，辞家出征时，他们只是寻常百姓家的良善子弟。当干戈寥落之后，身为沙场过客的他们，只有极少数人得以卸甲归田，在铸剑为犁的安详中度过余生。更多的军中袍泽一去则杳无音讯，此生再也未能回到故乡，而是凋零于战场，化作异地原野中的一抔黄土，于他乡溘然长眠。当这些即将湮没的背影步履匆匆离开家乡，渐行渐远的时候，他们是那样年轻。

然而，辞家出征时，他们只是寻常百姓家的良善子弟。当干戈寥落之后，身为沙场过客的他们，只有极少数人得以卸甲归田，在铸剑为犁的安详中度过余生。更多的军中袍泽一去则杳无音讯，此生再也未能回到故乡，而是凋零于战场，化作异地原野中的一抔黄土，于他乡溘然长眠。当这些即将湮没的背影步履匆匆离开家乡，渐行渐远的时候，他们是那样年轻。

然而，辞家出征时，他们只是寻常百姓家的良善子弟。当干戈寥落之后，身为沙场过客的他们，只有极少数人得以卸甲归田，在铸剑为犁的安详中度过余生。更多的军中袍泽一去则杳无音讯，此生再也未能回到故乡，而是凋零于战场，化作异地原野中的一抔黄土，于他乡溘然长眠。当这些即将湮没的背影步履匆匆离开家乡，渐行渐远的时候，他们是那样年轻。

然而，辞家出征时，他们只是寻常百姓家的良善子弟。当干戈寥落之后，身为沙场过客的他们，只有极少数人得以卸甲归田，在铸剑为犁的安详中度过余生。更多的军中袍泽一去则杳无音讯，此生再也未能回到故乡，而是凋零于战场，化作异地原野中的一抔黄土，于他乡溘然长眠。当这些即将湮没的背影步履匆匆离开家乡，渐行渐远的时候，他们是那样年轻。

然而，辞家出征时，他们只是寻常百姓家的良善子弟。当干戈寥落之后，身为沙场过客的他们，只有极少数人得以卸甲归田，在铸剑为犁的安详中度过余生。更多的军中袍泽一去则杳无音讯，此生再也未能回到故乡，而是凋零于战场，化作异地原野中的一抔黄土，于他乡溘然长眠。当这些即将湮没的背影步履匆匆离开家乡，渐行渐远的时候，他们是那样年轻。

然而，辞家出征时，他们只是寻常百姓家的良善子弟。当干戈寥落之后，身为沙场过客的他们，只有极少数人得以卸甲归田，在铸剑为犁的安详中度过余生。更多的军中袍泽一去则杳无音讯，此生再也未能回到故乡，而是凋零于战场，化作异地原野中的一抔黄土，于他乡溘然长眠。当这些即将湮没的背影步履匆匆离开家乡，渐行渐远的时候，他们是那样年轻。

然而，辞家出征时，他们只是寻常百姓家的良善子弟。当干戈寥落之后，身为沙场过客的他们，只有极少数人得以卸甲归田，在铸剑为犁的安详中度过余生。更多的军中袍泽一去则杳无音讯，此生再也未能回到故乡，而是凋零于战场，化作异地原野中的一抔黄土，于他乡溘然长眠。当这些即将湮没的背影步履匆匆离开家乡，渐行渐远的时候，他们是那样年轻。

然而，辞家出征时，他们只是寻常百姓家的良善子弟。当干戈寥落之后，身为沙场过客的他们，只有极少数人得以卸甲归田，在铸剑为犁的安详中度过余生。更多的军中袍泽一去则杳无音讯，此生再也未能回到故乡，而是凋零于战场，化作异地原野中的一抔黄土，于他乡溘然长眠。当这些即将湮没的背影步履匆匆离开家乡，渐行渐远的时候，他们是那样年轻。

然而，辞家出征时，他们只是寻常百姓家的良善子弟。当干戈寥落之后，身为沙场过客的他们，只有极少数人得以卸甲归田，在铸剑为犁的安详中度过余生。更多的军中袍泽一去则杳无音讯，此生再也未能回到故乡，而是凋零于战场，化作异地原野中的一抔黄土，于他乡溘然长眠。当这些即将湮没的背影步履匆匆离开家乡，渐行渐远的时候，他们是那样年轻。

然而，辞家出征时，他们只是寻常百姓家的良善子弟。当干戈寥落之后，身为沙场过客的他们，只有极少数人得以卸甲归田，在铸剑为犁的安详中度过余生。更多的军中袍泽一去则杳无音讯，此生再也未能回到故乡，而是凋零于战场，化作异地原野中的一抔黄土，于他乡溘然长眠。当这些即将湮没的背影步履匆匆离开家乡，渐行渐远的时候，他们是那样年轻。

国共产党，是贺龙元帅和周士第上将的入党介绍人。这段峥嵘岁月，不只是关于乾五本人的革命经历，而是早期中国革命、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历史见证和集体记忆，是陕西的光荣，更是平利人民的光荣。

然而，辞家出征时，他们只是寻常百姓家的良善子弟。当干戈寥落之后，身为沙场过客的他们，只有极少数人得以卸甲归田，在铸剑为犁的安详中度过余生。更多的军中袍泽一去则杳无音讯，此生再也未能回到故乡，而是凋零于战场，化作异地原野中的一抔黄土，于他乡溘然长眠。当这些即将湮没的背影步履匆匆离开家乡，渐行渐远的时候，他们是那样年轻。

然而，辞家出征时，他们只是寻常百姓家的良善子弟。当干戈寥落之后，身为沙场过客的他们，只有极少数人得以卸甲归田，在铸剑为犁的安详中度过余生。更多的军中袍泽一去则杳无音讯，此生再也未能回到故乡，而是凋零于战场，化作异地原野中的一抔黄土，于他乡溘然长眠。当这些即将湮没的背影步履匆匆离开家乡，渐行渐远的时候，他们是那样年轻。

然而，辞家出征时，他们只是寻常百姓家的良善子弟。当干戈寥落之后，身为沙场过客的他们，只有极少数人得以卸甲归田，在铸剑为犁的安详中度过余生。更多的军中袍泽一去则杳无音讯，此生再也未能回到故乡，而是凋零于战场，化作异地原野中的一抔黄土，于他乡溘然长眠。当这些即将湮没的背影步履匆匆离开家乡，渐行渐远的时候，他们是那样年轻。

然而，辞家出征时，他们只是寻常百姓家的良善子弟。当干戈寥落之后，身为沙场过客的他们，只有极少数人得以卸甲归田，在铸剑为犁的安详中度过余生。更多的军中袍泽一去则杳无音讯，此生再也未能回到故乡，而是凋零于战场，化作异地原野中的一抔黄土，于他乡溘然长眠。当这些即将湮没的背影步履匆匆离开家乡，渐行渐远的时候，他们是那样年轻。

然而，辞家出征时，他们只是寻常百姓家的良善子弟。当干戈寥落之后，身为沙场过客的他们，只有极少数人得以卸甲归田，在铸剑为犁的安详中度过余生。更多的军中袍泽一去则杳无音讯，此生再也未能回到故乡，而是凋零于战场，化作异地原野中的一抔黄土，于他乡溘然长眠。当这些即将湮没的背影步履匆匆离开家乡，渐行渐远的时候，他们是那样年轻。

然而，辞家出征时，他们只是寻常百姓家的良善子弟。当干戈寥落之后，身为沙场过客的他们，只有极少数人得以卸甲归田，在铸剑为犁的安详中度过余生。更多的军中袍泽一去则杳无音讯，此生再也未能回到故乡，而是凋零于战场，化作异地原野中的一抔黄土，于他乡溘然长眠。当这些即将湮没的背影步履匆匆离开家乡，渐行渐远的时候，他们是那样年轻。

然而，辞家出征时，他们只是寻常百姓家的良善子弟。当干戈寥落之后，身为沙场过客的他们，只有极少数人得以卸甲归田，在铸剑为犁的安详中度过余生。更多的军中袍泽一去则杳无音讯，此生再也未能回到故乡，而是凋零于战场，化作异地原野中的一抔黄土，于他乡溘然长眠。当这些即将湮没的背影步履匆匆离开家乡，渐行渐远的时候，他们是那样年轻。

然而，辞家出征时，他们只是寻常百姓家的良善子弟。当干戈寥落之后，身为沙场过客的他们，只有极少数人得以卸甲归田，在铸剑为犁的安详中度过余生。更多的军中袍泽一去则杳无音讯，此生再也未能回到故乡，而是凋零于战场，化作异地原野中的一抔黄土，于他乡溘然长眠。当这些即将湮没的背影步履匆匆离开家乡，渐行渐远的时候，他们是那样年轻。

然而，辞家出征时，他们只是寻常百姓家的良善子弟。当干戈寥落之后，身为沙场过客的他们，只有极少数人得以卸甲归田，在铸剑为犁的安详中度过余生。更多的军中袍泽一去则杳无音讯，此生再也未能回到故乡，而是凋零于战场，化作异地原野中的一抔黄土，于他乡溘然长眠。当这些即将湮没的背影步履匆匆离开家乡，渐行渐远的时候，他们是那样年轻。

然而，辞家出征时，他们只是寻常百姓家的良善子弟。当干戈寥落之后，身为沙场过客的他们，只有极少数人得以卸甲归田，在铸剑为犁的安详中度过余生。更多的军中袍泽一去则杳无音讯，此生再也未能回到故乡，而是凋零于战场，化作异地原野中的一抔黄土，于他乡溘然长眠。当这些即将湮没的背影步履匆匆离开家乡，渐行渐远的时候，他们是那样年轻。

然而，辞家出征时，他们只是寻常百姓家的良善子弟。当干戈寥落之后，身为沙场过客的他们，只有极少数人得以卸甲归田，在铸剑为犁的安详中度过余生。更多的军中袍泽一去则杳无音讯，此生再也未能回到故乡，而是凋零于战场，化作异地原野中的一抔黄土，于他乡溘然长眠。当这些即将湮没的背影步履匆匆离开家乡，渐行渐远的时候，他们是那样年轻。

然而，辞家出征时，他们只是寻常百姓家的良善子弟。当干戈寥落之后，身为沙场过客的他们，只有极少数人得以卸甲归田，在铸剑为犁的安详中度过余生。更多的军中袍泽一去则杳无音讯，此生再也未能回到故乡，而是凋零于战场，化作异地原野中的一抔黄土，于他乡溘然长眠。当这些即将湮没的背影步履匆匆离开家乡，渐行渐远的时候，他们是那样年轻。

